

朝阳随笔

## 那段青葱岁月

龙泰良

半夜醒来,发现侄女发了个湖南隆回二中历届校友名录的截图过来,上面87届理科复读2班,列着我的名字。

浏览着全班140多名陌生又熟悉的同窗名字,我再也无法入睡,一幕幕尘封往事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37年前的9月1日,我扛着个大帆布袋来到了隆回二中。在大门口办完手续后,老师一指旁边,说,教室在那儿,门口有理2班牌子。

这是一间由车棚改成的临时教室,密密麻麻摆了140多张课桌。我到得比较早,找了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课桌很小,大家会把常用的书竖列在桌面四周,中间仅够铺开一张试卷,这空间也将自己与同学隔离开,成了私密空间。

临时征用的车棚,砖瓦结构,不隔热,也不隔音。50多米外,国道上大货车呼啸而过的轰隆声,常常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夏秋时节,热气从泥瓦屋顶灌注而下,与140多个青春洋溢的身体散发的热量交织,教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蒸笼,汗湿衣背是常有的事。

那个年代,学校没有风扇,大家就用作业本扇风。有男生实在熬不住,晚自习时赤膊上阵,很快就被女生呵斥,尴尬地穿上了汗衫。

二中是隆回名校,老师讲课水平自然是很高的。我是职业中学的底子,偏科严重,英语和物理成绩尤其惨不忍睹。学得好的同学告诉我,学好英语,就是要多背单词多刷题,物理也离不开刷题。我便捧着本英语字典没日没夜地背,一有空就刷英语和物理试卷。

复读班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毕竟都是一帮经历了高考挫败,目的非常明确的人,大多不待扬鞭自奋蹄。老师们多是上完课就走,班主任没要事也基本不来。同学们上课时听得很认真,自习课时各取所需。早、中、晚三餐的时间被无限压减,基本是一阵风跑过去,风卷残云般吞下几两米,就又窝回教室学习。下午放学后有人闷在教室,更多的人则是找别的地方学习。

记忆中唯一例外的,是隔壁班一个男生,每天午饭和晚饭后,都会一个人在操场上踢足球。他脚下带着球在操场上拐着弯儿跑,更多时候是对着石墙踢球。足球砸在石墙上,发出一声响,弹得远远的。他就小跑着追过去,用脚把球盘带回来,再踢向石墙。

下午课后,我喜欢到学校围墙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背单词。那里清静,空气清新,感觉效果也比在教室要好很多。多数时候,我会一直待到晚自习开始才回教室。

我们的宿舍也是临时征用的。用砖头垒成床腿,铺上木板,搭成大通铺。一间房十几个人,每个人大约只能拥有两个身位的空间,有时候睡着了一翻身,就会压着旁边的同学。

对我们这些男生来说,去洗澡房洗澡是奢望。既没有条件,更没有时间去排队。不管三伏还是三九,大家都是在室外水龙头旁,接上一桶凉水往身上浇,又快捷又干脆。

晚上11点宿舍准时熄灯。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精力还旺盛着。于是天南地北地侃,什么话题都有,有时也会因为课堂上老师抛出的某个问题或者某个难解的题目争论不休,偶尔也会有人憧憬未来,但这样的话题一般很难延续下去。

虽然大家都憋着劲在拼前程,但心里都清楚,前面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场考试决定命运,谁都心中没底。

学校传达室的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有哪个学生或老师的信件、汇款单。那时候,黑板上经常会写着“马萧萧领汇款单”,而校广播里也经常有马萧萧在某报某刊发表诗歌的喜报。这让同样爱好文学的我,记住了高三文科班马萧萧这个未曾谋面的校友,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写的文字见诸报端,拿到稿酬,脑海中都会出现那面小黑板,和黑板上那个醒目的名字。

复读的日子是紧张而枯燥的,复读班的氛围也是压抑的。这种紧张、枯燥与压抑,很容易让人崩溃、退却。能让我坚持下来的,是家人的期盼和自己的初心。

我在二中的学习生活,满打满算也不过300天。但从37年后的今天回看,那段青葱岁月,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300天里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当年莘莘学子,如今已知天命。变化的,是沧桑容颜,不变的,是赤子之心。

(作者来自茂名石化)

邹会莉

山东东营是一座油城,依偎黄河,守望渤海,广利河穿城而过。

这是一座与水结缘、与油共生的城市。城市有了水,便充满灵气,随处可见的油井掩映在绿林中,是这个小城特有的风貌。

1987年,我和姐姐随父母从陕西长庆油田来到东营胜利油田。那时,这座小城还处于开发建设早期,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施工建设场面。城市的整体面貌不像今天这样光鲜,但它是沉稳的、有底气的。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石油人来到荒碱滩涂,开启了祖国石油开发建设新的一页。

刚到东营,我们住在临时招待所,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住了四口人,邻居都是操着各种口音的石油人。放学后,我喜欢去邻居家串门,在四川来的张姨家吃口酸豆角,去新疆来的李叔家尝尝拉条子、油馓子。在那个年代,丰富而有特色的各地美食,慰藉了平淡的日子,造就了东营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

“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是过去东营气候的真实写照。那些年,一年中总有几场大风伴着黄沙,特别是春季的沙尘暴,似乎要把人吹走,把房子吹跑。当年,石油人不仅开发建设油田,也投身城市环境整治。万亩槐林、生态公园美化了城市景观,抵御了恶劣环境的侵蚀,让油城人充分享受自然美景。每年4、5月槐花飘香时,整座城市都



金色石油城。

姚世斌 摄

氤氲在芬芳之中。

后来,我离开东营去外地上大学,可心中依然眷恋家里的味道,还有东营的清晨日暮。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东营,成为一名油田电力工人,同父辈一样,用一生去建设和守护这座小城。

许多个夜晚,当我奔波在故障巡查的路上,回望城市深处灯火闪烁的楼宇时,想到辛劳一天的油城人在家人陪伴下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三十多年的岁月,小城变化如此巨大,每每让我感慨,处处令我流连。休息的时候,我喜欢骑上一辆单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坐在夜幕下的开发区港口,看渤海湾星光点点。站在东营地标建筑的电视塔,俯瞰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正是有了这些充满现代气息的去处,东营这座油城才在沉稳厚重之外,焕发出青春的朝气,吸

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追寻着黄河入海的宏大,流连着万鸟翱翔的悸动。

石油开发养育了东营,兴旺了东营。在这里,听不到油井嘈杂,见不到油污流淌,到处清新自然。并在景中、井景相融的生动画面,使这里成为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一座座掩映在城市中的绿色油井,似乎在讲述着属于东营、属于中国的发展故事。

如今,这座城市已从“石油之城”变为“生态之城”。黄河入海口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是东营生动亮丽的名片。滚滚黄河向东流,携泥裹沙入大海,造就了这片水草丰美、环境优良的湿地,造就了这片无数珍禽异鸟、鱼鳖虾蟹繁衍栖息的乐园,金雕、白枕鹤、丹顶鹤等珍贵鸟类都在这里留下过倩影。

黄河是大自然对东营的馈



湿地霞光。

张晓龙 摄

## 夜观小记

李嘉韩

7点多的山里,天已经全黑了,采集班所在的半山腰,气温和白天相比是断崖式下降,把冲锋衣套在工装里面都无法抵御风中夹带的寒气。

地球物理南方分公司SGC2132队承担的云南大关木杆-寿山项目,是我入职以后参加的第一个野外项目,而今晚是我第一次登上仪器车观摩学习。

一个月前初到大关时,沿着高速路一路向前,周围从小土坡变成连绵起伏的高山,山崖上倾泻的瀑布像一条银链,将翠绿、青绿、墨绿串联。车行至半山,周围逐渐从村落变为原始箐竹,开车的师傅指着远处藏在云雾中的山尖说:“看到那儿了吧,那是真正的无人区,沿着山埂往前走,就是我们的工区了。”

那样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群

山中也可以找油找气?第一次到项目部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

而此刻,夜幕笼罩下的大山一改白天的绿意,只有不同层次的黑:高处的天空像笼罩在头顶的黑纱,远处起伏的山峦幻化成墨色的绸带,仪器车所在的地方就成为目光所及范围内唯一的光源。

不知道在黑纱笼罩的山里进行放炮作业的工人,抬头时能否看见仪器车内发射出的灯光?看到灯光会不会多了一丝“家”的味道?

“走吧,上仪器车看看。”操作员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登上仪器车,我不禁屏住呼吸、压低嗓音,一想到在传呼机和电脑屏幕后面连接的是一个炮点,我就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自己的声音和动作影响操作员发号施令。

观察了一会儿,我不再那么拘谨,操作员的眼睛里只有屏幕上的一个个爆炸机编号和微地震界面,

耳朵里只有来自电台的呼叫,全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

从仪器车里走出来,巨大的温差让我又打了个哆嗦,冷风从脸上吹过,听力仿佛也被山风阻隔了,电台里传来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我有一些恍惚,在电台的背景音里,我抬眼向远方望去,身旁的仪器车增添了些许神圣意味。

从这里发出的信号,将炮点依次激发,在仪器车的电脑上,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大地的脉搏,来自大地深处的律动化成一道道线条,也因为这个小小仪器车的存在,这场深夜的采集战有了总指挥,一切有条不紊。

当鼠标点下屏幕上“go”的图标时,不见阳光的密林里扛着测量仪器测量炮点的背影、山沟里垂直而下缓缓前行的钻机、下药工因为路滑反复摔跤被泥污弄脏的工农……种种画面一股脑儿在脑海里浮现。

赠,东营就像是躺在黄河母亲臂弯里一个幸福的孩子。现在的这里,烟波含翠,树木参天,百草葳蕤,鸟鸣啾啾。

行走在东营整洁宽阔的马路上,你会发现许多环境幽静的城市公园,健康休闲的理念在东营渐渐深入人心。当然,你还会被滩涂上大片的光伏发电基地所吸引。这里的油田正在大力推进光伏发电事业,以减少化石能源应用。

如今,踏上东营的土地整整37年了,每一条城市干道,每一条街道小巷,都曾留下我的足迹。除了湿地、美食、文化、宜居这些标签,东营还是一座英模辈出的城市。

这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劳动模范,也诞生了一批又一批退休后无私奉献、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志愿服务者。东营的奋斗精神和集体责任感,在老一辈身上延续,也在新一代身上传承。

驻足流光溢彩的胜利广场,回眸东营的那一刻,自豪感如清泉般涌上心头。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奉献的石油资源为国家的发展注入磅礴动力。这里有了了不起的人民,将一片不毛之地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从儿时的憧憬到今天的生活,我不断见证着东营的发展和进步。

这座城自带的黄河气质、石油味道和拼搏奉献精神,让我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时时刻刻引以为豪。

东营,我生命里的第二个故乡。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诗歌

### 大漠井架

李学仁

在塔克拉玛干深处  
一座座井架  
竖起来,又放下  
迎来朝阳,送走晚霞

竖起的井架  
高耸入云  
成为大漠里的地标  
石油人把这里当作流动的家园

井架竖起

机器轰鸣  
昼夜不息

竖起的井架  
在狂风中纹丝不动  
在钻头有力地碰撞中微微颤抖  
它们钻穿了白昼  
钻透了三叠  
它们钻过了奥陶  
向寒武挺进

数亿年前的精灵  
都被钻头震醒  
从八千米以下喷涌而出

竖起的井架  
不知过了多少个昼夜  
遇到多少风沙  
终于在欢呼声里轻轻放下  
放下去的井架  
又匆忙地竖起

竖起的井架  
又慢慢地放下  
井架从这里竖起  
又从那里放下  
像大漠里盛开的花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散文

## 春的细语

于秋云

春天,就像一位轻盈的舞者,悄无声息地跨过冬日的残雪,轻抚着大地的脸庞。我站在这个交替的季节里,感受春的细腻与温暖,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情感。

天空是淡淡的蓝,像是被晨曦洗过,清澈而明亮。云朵悠悠地漂浮着,不再是冬日的沉重模样,而是轻盈如棉絮,随风缓缓变换形状。树木悄悄换上新装,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枝条上,嫩绿的新芽探出头来,好奇地窥视着这个世界。它们生长得那么缓慢,仿佛每一次的生长都需要聚集所有的力量。然而,正是这样细微的变化,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和勃勃生机。

花园里,早春的花已经迫不及待地绽放。迎春花、紫罗兰,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小花,它们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花香并不浓烈,却能远远地飘散开来,让人心旷神怡。春日的阳光也总是那么柔和,既不像夏日那般炽烈,也不像冬日那样清冷。洒在身上,温暖却不刺眼,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舒适感。

初春的夜晚别有一番风味。当夜幕降临,天空中的星星似乎比冬日更加明亮。微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却又不失温柔,让人感到一种宁静和美好。

我喜欢初春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在我窗前的那张鹅黄色沙发上时,我会泡一杯淡淡的茶,翻开一本书,享受这宁静时光。这种宁静不同于寂静,它是生命蓬勃向上的静谧,是新一天开始的序曲。

初春是希望的季节,它告诉我们,无论经历了多么寒冷的冬天,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这个季节里,我学会了等待和观察,学会了在细微之处发现美好,学会了在平淡中寻找诗意。

我爱初春的一切,爱它的清新,爱它的生机,爱它的温暖,更爱它带给我的那份心境和感悟。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我愿将心灵种下,让它在初春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长出翠绿的希望,开出绚烂的花朵。

(作者来自催化剂公司)